

吉林市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烟台师范学院近代史资料研究室

资料室

政协吉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目 录

军 事 政 治

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八师从建军到起义

-梁启章 金荣潭 (1)
- 我在伪满第二军管区的一段经历.....肖玉琛 (14)
- 原国民党吉林地方武装活动始末.....王 辉 (39)

工 商 经 济

- 丰满电站的沧桑.....闻 师 (46)
- 吉林的旧货币.....潘 起 (59)
- 功成玉银号的兴衰.....周佩轩 (62)
- 我了解的德发魁帽店.....寇国彦 (71)

文 化 教 育

- 吉林军区文工团活动纪实.....成滴石 (79)
- 吉林女中六十五年纪实.....吉林市女中教科室 (99)
- 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片断.....王绥之 (128)
- “我是来当会计的!”
- 记少帅张学良在北京民国大学的一次讲话
-陶德魁 (140)
- 我在吉林的读书生活.....潘 起 (143)

建国后吉林市 中小学 学习苏联的回顾.....秦载时 (154)

医 药 卫 生

吉林高大 夫医院.....金庆阳 (167)

刘宽仁 与宽 仁医院.....刘宗楠 (182)

人 物

缅怀谢雨天 同志.....高峻峰 (194)

马金庆 医药卫 生事业五十年.....马国晏 (220)

社 会

吉林 的同乡 会与义园.....杨雨农 孙跃宗 (228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王振中同 志的来 信摘登..... (235)

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八师

从建军到起义

梁启章 金荣潭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苏联红军进驻东北，日本天皇战败乞降。限于正统观念的束缚，多数人的心理状态是静候中央（指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）接收。但也有少数人出于各种目的铤而走险，乘局势动荡不安之机进行“建军”活动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有伪满的军事人员，有各种社会势力的代表人物。不过真正拉起了队伍，并得到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承认授予正规军番号的是极少数，我们所在的暂编五十八师，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师是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八个多月起义的。起义当时，虽然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露败象，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防御，但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强弩之末，犹能伤人。五十八师营口防地，尚非孤城，东到大石桥（相距五十华里）北到沟帮子（相距一百余华里）才有解放军主力部队活动。况且营口西、南部直接渤海、即使兵临城下，也属有路可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家善师长毅然率领全师起义。

我们二人是该师从建军到起义的见证人。金荣潭参与建军的筹划。梁启章除参与建军外，还做为王家善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代表共商起义。忆及往事，犹在眼前，奈何搁笔多年，力不从心。仅就我们记忆所及，胪述如下：

一、王家善其人

王家善，字积之，黑龙江省巴彦县人，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其父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，在民国时当过县长。王家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在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当参谋。伪满立国后不久，被派遣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。

王家善与一般的伪职人员有所不同，他头脑清醒，有民族意识。他不是一个饱食终日、利欲熏心的伪军官，而是一位有上进心、希图有所作为的正派军人。他对日本人并不谄媚逢迎，日本人对他也有所猜忌。因此在整个伪满期间，从未让他担任正式带兵的职务。

一九三五年，王家善从日本陆大毕业返回东北，被派往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教导队，任中校候补生连长。后调奉天陆军训练处(改陆军训练学校)任中校教官。后调军政部(治安部)任参谋司上校军事课长，普升少将。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成立，调任该校教授部部长，在此期间，王家善结识了大批伪训校和伪军校学生。这些人对王家善以后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。一九四二年以后，王家善奉调去佳木斯，任伪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，直到光复。

伪满洲国垮台后，一批伪军中、下级军官汇集在长春，其中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和伪训校、伪军校毕业生，他们彷徨歧路，莫知所之。恰好王家善从佳木斯展转来到长春，于是纷纷聚集到他的周围，开始从事建军活动。这时在王家善身边的亲信人员中，被称道的有“老五虎”和“小五虎”。

“老五虎”系指：关操祚、张作孚、梁启章、邵炳麟、牛匡时五人，都是伪训校二期生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皆属王家善的学生。

“小五虎”系指：李殿儒(王家善的女婿)、赵玉珊、张作宪、王文祥(王家善侄儿)、刘凤卓五人，都是伪满长春军校

出身，与王家善也有师生之谊。此外还有金荣潭、卫新启二人，也属建军活动骨干。在关操祚、邵炳麟离去之后，金荣潭被列入“老五虎”。卫新启虽曾被称为“小五虎”，但不久即离去，所以后来很少提到他。

以上这些人与王家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在建军活动中和组成部队之后，都是王家善的左膀右臂，为之奔波效命，成为这支部队赖以生存的砥柱。由此可见，王家善所以能建军成功，并在以后有所作为，并不是他个人有什么超人的异质，而在于他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，并迎合了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需要。这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，造成了王家善建军和起义的一段历史。

在建军和起义过程中，有两个团体组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，似应提及一下。

其一、留东同学会（全称为满洲国陆海军留东同学会）。该组织成立于一九三四年，系由留学日本的伪陆海军学生（包括陆军大学、陆军士官学校、南船学校）组成。初起，成员仅二十余人，后来逐渐发展，估计到光复时扩大到二百人左右。其中一部分成员就成为王家善建军和后来的五十八师骨干。

其二、北辰同学会。该组织是光复后在原伪军校同窗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因伪军校先后共有七届学生。故按“北斗七星”的说法，取名“北辰”。

王家善是留东同学会的成员，又是伪军校教授部长，在伪军校学生中威信很高。加之留东同学会的成员又多在伪军校任过职。由这种同学关系、师生关系把这两个组织联结起来，合二为一，内部统称“真勇社”。王家善就成了这两个组织的核心人物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军事人员，形成众星捧月之势。

二、建军始末

“八·一五”光复后，我们在长春赋闲。大家公推关操祚四

处联系，谋求出路。王家善到长春后，也急于想干一番事业，同我们不谋而合。因他与何应钦有一面之识，遂决定去北平，伺机去重庆，与国民党中央人员联系。一九四五年十月初，王家善带“小五虎”之一赵玉珊去北平，和国民党中央的先遣人员接上了关系，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东北先遣军总指挥，并准其在东北建军。十二月三日，王家善等返回长春。

王家善去北平前，嘱我们利用“真勇社”名义公开活动，尽量联络原伪军校出身的人员。我们按照他的打算，在长春大马路和三马路交叉的东南隅开设一家饭店，全由伪军校学生操作经营。一方面解决生计，一方面招徕各处联系人员。大约在四五年十一月初，林家岳（也是王家善学生）先行到长春传达建军指示。于是在原长春中央饭店东边路北一处房子里，正式挂牌开始建军（牌子是大华贸易公司）。一应活动经费由林家岳筹措，金荣潭负责管理总务、人事，其他一些骨干人员分别担任各种职务。如遇有人前来讨封，说他有多少人马，我们就派专人前去查点是否属实。据回忆，这一期间得到任命的部属有第一军军长王化兴，蒙族人，他的武装在昌图、通辽、内蒙一带；第二军军长谢文东，他的武装在牡丹江一带，其副官接到委任状，趴在地上给王家善磕了个头谢委。以上两个军，下辖十三个支队。十二月初，建军办公地点迁到长春市至善路原政府第四代用官舍三号。门外没挂牌子，建军人员皆穿便衣，也无处、科建制。

国民党接收大员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、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先后飞来长春，设行营于满炭大楼（今解放路吉林大学校址）。这时我们已拉起了一些人马。十二月二十日，王家善从东北行营受命，将所建的军队班底交出，由行营成立东北保安第四总队，改派王家善去哈尔滨，指定该处为其建军区域。于是我们这批骨干分子分为两部分，田贡吾、高叙清、王景发、梁启章随王家善去哈尔滨，张作孚、金荣潭留在东北保安第四总

队，其余的人分别到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去工作，以做为王家善的耳目。

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，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正式成立，办公地点设在原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大楼（今解放大路四分局西斜对过）。总队长陈家桢，海城人，原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之子，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，东北行营少将高参。副总队长许赓扬，东北行营军务科上校科长，二人都是飞来的接收大员。以下除军需处长是陈家桢的人外，余者皆为伪满军事人员。计有副官处田宏图、姜旭（兴耀），参谋处史维忠、张社民、张作孚、金荣潭、郎英元，军医处孙天民，军械处佟继旭、谢政国。总队下设三个团，番号为第十团（后改十三团）、第十一团、第十二团。团长按顺序为季寿柏、乔遇春（原名樵明远）、唐玉衡。各团下辖三个营，营下辖三个连。

保安第四总队建制以后，除“地下军”自带的武器外，东北行营又拨发了一批伪满留下的武器装备。四六年四月十三日，苏联红军从长春撤出。东北行营命令保安第四总队和第二总队（总队长刘德溥）承担长春防务。这时长春市郊已布满东北民主联军，行营的一些大员吓得屁滚尿流，溜之乎也。从四月十四日至十八日，经五天鏖战，民主联军攻克长春，保安第二、四总队被打垮。刘德溥逃离战场，陈家桢受伤被俘。

在长春危急时刻，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又接收了三个团番号的“地下军”，即第十四团（团长关宁枢）、第十五团（团长刘兴亚）和第十六团。这三个团原在长春外围，接到集结命令，有的来到市内参加了战斗，有的进至兴隆山即被歼灭。王家善撰写的回忆录（见辽宁省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四辑“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”）中提到，保安第四总队原有六个团，其来历不过如此而已。

这时，东北行营已迁往沈阳，并改名东北行辕。王家善早从

哈尔滨潜往沈阳，即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。由于陈家桢被俘，刘德溥下落不明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指派王家善和王化兴到铁岭一带收容保安第二、四总队逃散的官兵。金荣潭自长春溃败后逃回吉林，梁启章也由哈尔滨逃回三岔河原籍，静候消息。直到国民党新六军进占长春，王家善在电台广播讲话，号召旧部归队，我们才先后回到长春。

五月六日，东北行辕正式任命王家善为保安第四总队少将总队长。六月初率其在铁岭收容的和在昌图收编的二百多人开赴长春。我们这些人，又聚到王家善麾下重整保安第四总队。经重建的保安第四总队编制如下：

总队队长：王家善

总队参谋长：史维忠

参谋处主任：张作孚

参 谋：王开诚、张作宪、田贡吾、王文祥

副官处主任：张社民

副 官：韩光（原名韩锡健）

军需处主任：穆乃全

军械处主任：谢政国

军医处主任：刘勇凝

总队下设三个团：

第十一团团长：乔遇春

副 团 长：姜 旭

第十二团团长：戴逢源

副 团 长：金荣潭

第十三团团长：贾绍华

副 团 长：梁启章

大约经过三个月的整编训练，部队定型了。从十月一日起正式受命担任长春市南部、东部城防。与国民党新一军协作。由于

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，我们这支杂牌地方部队，处处受嫡系歧视。当然不能久住大城市。只待时机一到就要开赴前线。

三、转战岫岩、营口，充当内战炮灰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，我部奉命调防辽南东部山区的海城、凤城、岫岩、庄河一带。临时给了个独九师的番号。归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节制。直接指挥我们的是新六军前进指挥所上校主任、副师长许颖。身为少将师长的王家善，却要听从上校副师长的摆布，这就是国民党嫡系欺负非嫡系的有力证据。独九师内部编制番号这时也有所变动。原第十三团、十一团、十二团改为第一团、第二团、第三团。第一团团长方绍华、副团长梁启章（后与张作孚对调），驻岫岩境内大孤山。第二团团长方遇春、副团长姜旭（后改付连和），所辖三个营，散驻海城、宽甸桓仁凤城一线。第三团团长方逢源、副团长金荣潭（后调师卫生队长，由张社民继任）。与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防岫岩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，国民党放弃安东地区。独九师奉命向辽河以西地区转移。指定在辽河与锦州中间地区打游击，以牵制解放军。当部队到达营口时，发现该处无正规军队防守，原国民党市政府要人均已逃跑。于是王家善电请东北行辕长官部。愿意接受营口防务。此时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打得焦头烂额，难得有人主动报效。因此王家善的请求立即被批准，东北行辕和长官部任命他为营口防守司令，兼营口市市长。王家善受任以后，派第三团驻守大石桥。部队刚安排就绪，解放军辽南部队即向大石桥和营口发动第一次攻势。营口虽然守住了，但大石桥戴逢源团受重创，东北行辕急调保安第三总队（独三师）前来增援，到达时战斗已结束。保安第三总队在营口停留四、五天。奉命去大石桥驻守，不久即被解放军歼灭。

由于营口初战成功，国民党当局认为王家善这支部队尚有利

用价值，遂于七月末正式命令保安第四总队改称暂编五十八师。代号六四六八部队，归五十二军建制，由覃异之军长指挥。这时我们内部建制又有所变动。第二团团长江遇春从岫岩转移时离队出走，投奔解放军，团长职务由金钝接替。金钝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伪满曾任靖安师少校参谋，是国民党炮兵司令金镇（当时是沈阳市长）的弟弟。不久金钝去职，由师参谋长史维忠接任。第三团副团长张社民，因大石桥受挫被解职，由牛匡时接任。

由于部队经过转移和营口、大石桥第一次防守战消耗，五十八师甚感人员、装备不足，急需补充。经王家善一再请求，东北行辕才勉强批准，就地招募新兵二千七百名。补给一批武器弹药。这时的王家善，虽然初步认识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对非嫡系的歧视，但由于部队实力增强，还想继续跟国民党走下去。八月初，他应陈诚（东北行辕主任）电召去沈阳汇报情况，回来之后踌躇满志，于是遂有十月初的第二次营口防守战。

辽南解放军于十月七日发动攻势，有山野炮配合，激战两昼夜。由于五十八师经过补充，战斗力增强，又加之海军四艘军舰助战，还有交警第三总队增援，解放军自动解围撤走，营口又守住了。

战后，国民党当局对王家善和五十八师更加重视。因为当时北宁路关外一段经常被解放军切断，营口港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。所以给五十八师补充了武器弹药（其中有两门新式速射炮），又由五十二军配属了一个野炮连和一个化学迫击炮连。在重视的背后，歧视也逐渐加深。国民党嫡系总是以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心理来看待地方部队，交警总队留驻营口，名义上是协助我们防守，实际是来看管我们。即使这样，国民党当局也不放心，于十月上旬命五十二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到营口成立前进指挥所，负责指挥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。这就等于解除了王家善营

口城防司令的职务。另外，东北行辕还用掺沙子的办法派唐仕林、张翻来五十八师任副师长和参谋长（唐、张二人均系黄埔毕业生）。面对这一系列残酷的现实，王家善开始忧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前途和命运，这也可以说是他起义的一个内因。

王家善不是一般的赳赳武夫，他的视野是比较宽阔的。国民党劫收东北两年来的所做所为，无一不违背他的初衷。正如当时流传的俗谣所称：“想中央（指国民党当局），盼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遭殃。”还有的用《满江红》词牌子唱出：“东北光复，盼来了劫收大人……快滚蛋！”此时王家善对国民党病入膏肓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，但对共产党却知之不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主动地向他的学生、东北行辕派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借阅了一些进步书籍。如《大众哲学》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《论持久战》等，思想初步开了窍。于是才有后来的毅然脱离反动阵营，走上光荣起义的大道。

四、光荣起义

一九四八年春节之前，解放战争已进入紧要关头，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。王家善通过老朋友的关系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联系。解放军约王家善派代表出城谈判。王家善经过慎重考虑，派最亲信的两个“小五虎”——师参谋王文祥和三团团附刘凤卓携带拟定的起义条件前往会晤，并嘱咐他们要带回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正式答复。

王文祥、刘凤卓在指定地点与辽南军区首长进行了会晤。辽南军区首长表示：五十八师起义条件将尽快电请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，待得到答复再另行通知，并约定了第二次会晤时间、地点。王文祥、刘凤卓遂秘密返回营口。

这时王家善开始在内部对几个亲信透露起义打算。先后找参谋处长梁启章、副官处长田贡吾、第三团长戴逢源、第二团长史

维忠、第一团长贾绍华等商议，并决定由田贡吾做唐仕林副师长的说服工作，由梁启章做参谋长张翮的说服工作。

后来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要求五十八师派出级别高的，能代表王家善本人的全权代表前往老边举行正式谈判。正在这时接到东北行辕电报：最近二、三日内，将有军舰保护一只登陆艇驶来营口，输送粮食、弹药；二十六日还有飞机来营口运送武器、弹药。

王家善派梁启章为全权代表，偕同刘凤卓前往谈判。临行，嘱梁启章将东北行辕来电内容告解放军代表，争取得到这批援助物资到手，连同军舰、飞机全部扣留做为起义后向人民的一份贡献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（农历正月十五日），夜幕降临，梁启章与刘凤卓换上青布棉袍，带一名姓刘的谍报员（他道路熟），秘密潜出营口东哨卡，步行二十里，于夜九点左右到达老边。在一个大土墙院套的老百姓家，由刘凤卓介绍，首先会见了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、政治部主任张秀川，双方都没拿代表证件。交谈不久，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出面与梁启章相见，举行正式会谈。起义条件主要事项经交涉双方均无异议，唯有关行动时间和对交警总队队的处理费了一些周折。

按王家善的意见，起义行动时间定在二月二十六日之后，解放军方面的意见是越快越好。吴瑞林司令说：“武器、粮食、舰船、飞机是小事，起义是大事，不能因小失大。”金振钟参谋长还颇有风趣地说：“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，先让蒋大队长多保管几天吧！”商谈结束，决定二月二十五日晚七时以三颗照明弹为信号，开始起义行动。

关于交警总队问题，王家善认为有可能争取同时起义。因为唐仕林副师长是湖南人，交警总队里有不少老乡，内部也有动摇。解放军代表对此持不同见解，张秀川主任说：“交警性质与

五十八师不同，应该区别对待。”商谈结果，由解放军以一部兵力在城外佯攻，配合起义行动；以另一部兵力进城协助五十八师解除交警总队武装。最后梁启章提出，营口仓库内有炮弹四十多万发，各种子弹三百多万发，起义后请组织抢运，以防国民党空军轰炸。

时至半夜，谈判圆满结束。辽南军区首长备好夜餐（炒菜和烙饼）。饭后，梁启章、刘凤卓告辞，带谍报员乘暗夜返回营口。

回城后，面见王家善，梁启章详细汇报了谈判情况和结果，遂即开始做具体的起义部署。

第一、责成副官处长田贡吾、参谋王文祥在王家善居室内秘密起草起义行动计划。

第二、由王家善亲自出面找副师长唐仕林、参谋长张翮谈话，争取他们赞同起义。唐副师长虽出身黄埔军校，但也受排挤，很不得意，所以完全拥护起义；参谋长张翮，青年气壮，开始时表示：“军人不能成功就成仁。”主张抵抗，不同意起义。经王家善耐心开导，终于勉强同意起义。王家善说：“为了保守秘密，你们二位暂时不要出师部的院子，也不要向外打电话和发电报、信件。”同唐、张谈话后，王家善命令电台：“无师长亲批，不得发报。”至此，断绝了一切对外联系。

第三、二十五日上午以庆祝王家善生日为名，在他家里召开秘密会议。参加人员有副师长、参谋长、各处处长、各团团长以及机要参谋，由梁启章报告同解放军谈判结果，大家一致拥护。

第四、制定逮捕营口市党政军首脑的安排计划。

梁启章已连续两天一夜没合眼，很疲劳，王家善命令他好好休息，准备迎接起义行动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（农历正月十六），对我们说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。我们这支部队，以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

工具，从这天起转化为人民的子弟兵。我们个人也从伪满、国民党政权的鹰犬，转化为人民军队的一个指挥员，这的确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突变。

二十五日早晨，王家善向警卫连长李殿儒、副官韩锡健部署了逮捕党政军要人的有关事宜。上午邀请郑明新副军长到辽河沿岸视察战地工事，口头约定下午二时在五十八师司令部召开市内各机关首脑会议，商讨守城方案。十时左右，王家善在师部召开全师连级以上的军官会议，讲述了当时的形势，并让大家讨论，各抒己见，怎样应付以后的局面。我们这些核心人物，已心中有数。那些不知道底细的营、连长们，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有的主张“坚持待援，与营口共存亡”；有的主张“能守就守，守不住就走”；也有人提出“国民党已日暮途穷，应早日脱离关系”。我们一些团、处级的人员纷纷发言，阐明应该弃暗投明的观点。最后王家善让大家举手表决，连唐仕林、张翻也举手同意。

王家善又做了即席讲话，指出只有举行起义，才是唯一光明的前途，使那些心怀忧虑的人，也初步扭转了想法，接着传达与解放军达成协议，着重讲了三条：第一、起义人员不咎既往；第二、不拆散原建制；第三，换钱比值一元兑一元（因二十四日每人发了两个月的双薪）。关于起义作战行动和各团的任务，王家善也在会上做了具体部署。金荣潭被派为起义后撤离营口的第一梯队，率先遣队首批出发，为全师的先导，梁启章负责指挥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，起义后随一团向大石桥转移。这就是当时我们二人承担的任务。

王家善下达了起义行动命令之后，让梁启章对行动计划的细节做了说明。这时已过中午，会议结束，分头去做准备工作。

午后二时，按原定计划召开各机关首脑会议。由于战局紧张，这些头头们也改变了平时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，一点半钟左

右人就到齐了。其中有五十二军副军长、营口前进指挥所主任郑明新，交警总队长李安，营口市长袁鸿逵及警察局长等十六名。

会议由王家善主持。首先是郑明新讲话，说明开会目的。然后王家善讲了一通“坚守营口”的假话。他还说：“为了防备万一，大家也要做撤退的准备。”正在会议紧张地进行中，有人到会场向王家善报告，请他去接电话。于是王家善离开会场，叫大家讨论讨论，这时正是下午三点二十五分。

事先布置好的警卫人员陆续进入会场，点烟倒茶，盯住了几个重点人物，三点半钟，院内一声号响，李殿儒率早已埋伏好的警卫连，把枪口从窗户伸进会议室，副官韩锡健持左轮手枪冲入会场，点烟、倒茶的警卫人员也一齐掏出了手枪，逼着到会的首脑们举起双手。然后，把他们押进了地下作战指挥所。到会首脑们随带的司机和警卫人员，也被我们用“酒肉兵”解除了武装，押进了地下指挥所。

夜幕降临了，三颗照明弹在营口上空升起，象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五十八师全体官兵走向新生的大道。七点刚过，金荣潭率领第一梯队从东卡门撤出，登上了新的征程。梁启章率领的师部直属部队也接续出发了。临行前，王家善指示梁启章，要拟一份向全国发表的起义通电文稿。梁启章坐在汽车上，虽然道路颠簸不平，但由于获得新生的喜悦，终于在车上完成了起草任务（这份电文载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《东北日报》）。

营口城内战事至二十六日零时，基本结束，这座海滨城市胜利解放。五十八师万余官兵从此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
（周克让整理）

我在伪满第二军管区 的一段经历

肖玉琛

一、我是怎样调到伪第二军管区来的

一九四四年下半年，我在长春伪满洲国军事部工作，当时同事的中国人，多是同学和老友。如同学有参谋司长张铭久、第二科（情报科）长史维忠、老友有第一科（作战科）长陶永芳、第四科（教育科）长于德新，我是人事科长。我们这些人友谊深厚、可以无顾虑地任意交谈。当时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战争，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，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失败，国内政局异常混乱，内阁都是短命的，少则几十天，多则不过半年。只近卫内阁一年间三进三退。此外，物资十分缺乏。日本人也不得不吃高粱和大豆，军用汽油比人的血还贵重。加上日本前线的官兵大量伤亡，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悬挂上“殉国光荣之家”的牌子，人们无不感到震惊和忧虑。

东北的老百姓被关东军压榨到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，由冻饿而死的人，已无法统计了。但侵略者还一再下令要紧系腰带支援“圣战”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敌、伪垮台已是预料中的事，能够挣扎一年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们这些人，效忠日寇，确实得到日寇的一些小恩小惠，但